

莫斯科！莫斯科！

[英] 奥兰多·费吉斯

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不论苏格蘭舞、英吉利兹舞，还是俄罗斯民间舞，都能翩翩起舞，展现婀娜多姿、优雅动人的俄罗斯风情。通过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本书揭示了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另外一位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莫斯科艺术风格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商人，是铁路大亨萨瓦·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生于西伯利亚，父亲是建设莫斯科到谢尔盖耶夫铁路的主要投资商，所以他很小就搬到莫斯科居住。他爱上了这里，它繁忙而充满活力，正好能够完美地突出他的创造力和超前观念。贝诺瓦（代表圣彼得堡的有教养人士）形容马蒙托夫“浮夸、粗鲁而又危险”。这句话也可用于形容莫斯科。

马蒙托夫并不仅仅是一名艺术赞助商，他自己就是艺术家。他在米兰学过歌唱，演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导演的《大雷雨》，而且还创作和导演剧本。他受青年时代流行于莫斯科的思想影响很深：艺术是为了教育民众。作为这种理想的典范，他委托艺术家柯罗文创作莫斯科火车站（现在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的装饰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火车的目的地——北方乡村——的风景。“人们的眼睛应该学会随处都可以看到美，包括在街道上和火车站。”马蒙托夫声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深受影响。1870年这对夫妇买下阿布拉姆采沃的一处房产，它位于莫斯科东北60公里处，靠近谢尔盖耶夫，四周桦树环绕。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艺术家聚集地，还有各种手工坊，为的是重振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同时生产各种手工艺品，供莫斯科的一家专营店销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手工艺的消亡正是铁路带来工厂商品的结果。因此马蒙托夫家族才会如此富有。

阿布拉姆采沃位于历史上莫斯科公国的核心地带，原来属于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阿克萨科夫家族。在成为艺术家聚集地之后，它努力想恢复斯拉夫主义者所极力推崇的“真正的”（意思是以民间为基础的）俄罗斯风格。艺术家们蜂拥而至，来这里学习古老的农村手工艺，并且将这些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柯罗文和两位瓦斯涅佐夫家族的人，波列诺娃和弗鲁贝尔、谢罗夫和列宾都是那里的活跃分子。哈特曼死前在那里待了一年，建了一座工坊，还为村民建了一座新俄罗斯风格的诊所。除了自身肩负着振兴农村手工艺的使命之外，阿布拉姆采沃还是一个商业企业，如同它的创立者一举一动无不打上商人的烙印。它的手工作坊迎合了莫斯科迅速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蓬勃市场对新俄

罗斯风格的偏好。其他几处中心也同样如此，例如索洛维科刺绣工坊、塔拉什基诺艺术聚集地和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设立的工作室，它们全都结合了工艺保护和商业开发。莫斯科的中等收入人群家里充斥着这些手工坊生产出来的民间风格的餐具和家具、刺绣和小工艺品。在高端市场有一些壮观的室内设计产品。埃琳娜·波列诺娃（在索洛维科）为莫斯科纺织大亨的夫人玛丽亚·雅昆茨科娃的宅邸建造了一间有精致民间木刻装饰的餐厅（契诃夫在这里度过了1903年的夏天，写作《樱桃园》）。谢尔盖·马柳金（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工作室）为商人佩茨索娃设计了一间类似的餐厅。然后还有那种最受知识分子喜爱、略显简单但却同样古色古香的民间风格。据艺术家弗拉基米尔·科纳舍维奇回忆，他的识字课本是父亲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设计的：“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轴、镰刀、耢耙、草垛、烘仓和打谷场。”

在我父亲书房的写字台前面有一张安乐椅，它有马鞭形的靠背，扶手是两把斧头。座位上有一根皮鞭和一双用橡木雕刻的树皮鞋。最后还有一个微型的农家小屋立于写字台上。它是胡桃木雕刻的，里面塞满了烟卷。

契诃夫喜欢作弄这种对“朴素”的狂热。在他的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1891）中，奥尔加是莫斯科一名医生的妻子。她“给所有的墙壁都挂上了木刻的鲁伯画、树皮鞋和镰刀，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耢，而且你瞧！她还有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餐厅”。然而契诃夫自己也购买艺术品和小工艺品。在他雅尔塔的宅邸（现在是个博物馆）有两个阿布拉姆采沃生产的衣柜，以及一把与科纳舍维奇的描绘很相似的安乐椅。

通过这些艺术品和小工艺品，莫斯科的艺术家开创了他们所谓的“摩登风格”，即将俄罗斯的民间图案与欧洲的新艺术风格相结合。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莫斯科建筑的奇特复兴中看出来，也许最为明显的是费多尔·舍赫杰尔为斯捷潘·里亚布申斯基所设计的漂亮宅邸，这座房子试图将一种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的风格与富豪所期望的现代奢华相结合。在它那极尽铺张的摩登客厅后面，偷偷隐藏着一个按古老的莫斯科风格建造的旧礼仪派小教堂。这座建筑完美地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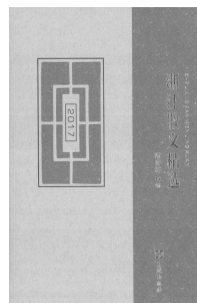
了这些商人阶层的分裂人格——一方面回头望着17世纪，一方面又大踏步地朝着20世纪走去。这确实是莫斯科的矛盾之处——一座自我形象依然停留在传说中的遥远过去的进步城市。

为了迎合城里那些生意兴隆的商人需要，银匠和珠宝店也为莫斯科的时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像伊凡·赫利布尼科夫和帕维尔·奥夫钦尼科夫（曾是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农奴）这样的工匠，制造出具有古代俄罗斯风格的银质餐具和茶炊、古代维京人船只形状的容器（长柄船形酒杯）、酒具、饰品以及圣像罩。卡尔·法贝热加入了这些商号，并在莫斯科开设了几间工坊，为新兴的商人阶级生产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法贝热在圣彼得堡的工坊生产的是古典和洛可可风格的珠宝，但它们只有沙皇和大公们才买得起。相比之下，莫斯科的工坊则主要生产中等收入人群负担得起的银质饰品。这些莫斯科商号全都拥有一些特别有天赋的艺人，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或者直到今天都不为人知。其中有一位名叫谢尔盖·瓦什科夫的银匠，为奥洛维亚尼什尼科夫家族的莫斯科工坊制作宗教用品——后来又为法贝热工作。瓦什科夫汲取了中世纪宗教艺术的简单风格，并结合自己独特的时尚手法，创作出非常美丽而且融合了宗教艺术和主流文化（这种方式对莫斯科的复兴非常重要）的圣器。

跟教堂一样，莫斯科的艺术复兴令人联想起充满传说的过去。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向俄罗斯神话世界的回归成为一种大趋势，当时正值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和尼古拉二世统治的初期，审查制度越收越紧，写实派很难用艺术来批评社会或者政治。于是画家们（例如瓦斯涅佐夫、弗鲁贝尔和比利宾）转而从俄罗斯的神话传说中寻找一种处理民族主题的新方式。维克多·瓦斯涅佐夫是第一位从现实主义绘画转向奇异的题材的重要画家。他毕业于彼得堡艺术学院，但据他自己坦白，他是搬到了莫斯科以后才做出这种转变的。“我来到莫斯科，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家里，”他在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我第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和圣瓦西里大教堂时，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它们是我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如此强烈。”瓦斯涅佐夫的画作描绘了史诗时代不朽的民间传奇人物（例如伊利亚·穆罗梅茨），并以此来研究他们的民族性格。在圣彼得堡没有人会表扬他的艺术创作。斯塔索夫谴责他背弃了现实主义的原则。艺术学院公开指责他抛弃了古典的神话题材。只有莫斯科欢迎瓦斯涅佐夫。莫斯科的主要评论家一直以来就号召艺术家们从民间传说中汲取创作的灵感，而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也证明了是瓦斯涅佐夫史诗性画作的重要代行者。米哈伊尔·弗鲁贝尔跟随瓦斯涅佐夫的足迹离开彼得堡，他先来到莫斯科，接着去了阿布拉姆采沃，他在那里也创作以俄罗斯传说为题材的绘画。弗鲁贝尔与瓦斯涅佐夫一样，深受莫斯科气氛的影响。“回到了阿布拉姆采沃，”他在1891年写给他姐姐的信中说，“我又一次被包围了。我能听到我一直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捕捉到的那种亲密的民族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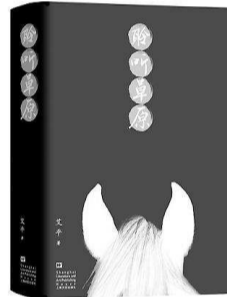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英]奥兰多·费吉斯/著，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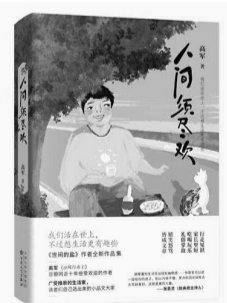
《2017浙江散文精选》
陆春祥/主编
文汇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本书选取了张抗抗、叶文玲、黄亚洲、裘山山、袁敏等近百位浙江作家（包括浙江籍）的年度佳作。其中既有幽微真挚的心灵低语，也有单刀直入的敞亮呼声，不论抒情或叙事、写人或状物、传统或现代，都闪耀着作家独有的思想光泽与精神气质，从中可一窥“散文浙军”2017年度创作的整体风貌。



《聆听草原》
艾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他们赶着牛羊，唱着牧歌，穿过霜天和绿野，追逐丰美的牧草，追逐生命的盛宴，那注视万物的眼神，都蕴含着来自草原的安详和勇气。”作为一名呼伦贝尔的作家，艾平一直致力于写作草原和草原上的生灵，她关注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草原上的生灵，从一棵牧草到一头羊羔，都是她笔下倾注全部爱意和灵感的对象。



《人间须尽欢》
高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网名“风行水上”的作家是近十年来豆瓣网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他，高中未毕业，一路当过银行出纳，干过野外测量，做过小生意，卖过服装，做过装潢，摆过地摊，杂七杂八“捣鼓”过好几十种行当，唯一没有间断的就是画画、读书、写字。本书精选四十篇文章，犀利深刻却幽默有趣，调侃间却情致动人。

